

台舞利

配全放即
音部映日

(八初至六初由)

★(俠)★
★(紅)★

巨片 戰鬥 劍術 機關 武俠

天兩十九初告預

加演粵曲 ○上海時事○

人情啞

真個啞 伶人林 吉娜與 吳愛蓉 港乃親 自登台 作臨別 贈影

大光明屋
 之經濟時菜
 吳少敏巨醫
 眼科喉科婦兒全科
 孩兒各症應効尤速
 上莊諸症應是家傳歷經
 三十年之研究與經驗故
 求醫者皆得圓滿效果
 吳少敏巨醫
 老人脚腫
 脚氣
 脚腫
 注意
 醫館在...

達郴州。第二軍香屏屏都第五師(張達)亦於十二日由省開到韶關準備與。及留守韶關作總預備隊。桂軍覃連芳劉福吳其偉各師。亦集中永始。粵桂兩方軍事當局。欲乘中央軍防備未週。以敏捷手段急攻衡陽。長岳。粵省軍事由湘接而趨長岳。大有直趨王佐。一舉而兩得之勢。

隱名匿居大連

本報載與石友三共同與東北之張學良成立「因受新變之

即見有一金飾貴夫人、當然即張之夫人、與張相見、張貌雖似東北某要人、惟年稍長、張氏沈默

工程

事已談云。又據駐劄總督傳出消息。謂蔣蔭桓有欲棄長沙固
進。然後令朱紹良率第六旅軍由閩襲東江。搖撼廣州。使粵軍
劉、陳總司令因此特電令湘各軍停止前進。暫與地安戒。以

日向本國陸軍部提議，加以造成後便加入前線作戰，是在一千九百十四年十月十二號，牛奶四百五十磅，蔬菜之脂肪九百十磅，蛋七磅，糖一千一百四十磅，水果一千二百七十二磅，我們已認爲

帝州。饒軍軍深
尾不能相顧之計
使命。并圖賂達
斷斷全旅。及
察官以案被害人何秋如貴庭指攻、

自會找A袋吃，可知它丁AB兩個字母，

電話：

與藥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three pine trees, possibly representing the 'Pine' in the 'Three Pines' mentioned in the text. The trees are depicted with a dense, needle-like texture and are arranged within a square frame.

古今之善解者。其韓氏乎。情實真。其所從來也。彌倫天地。鼓盪萬物。有知之倫。輪迴生死於其中。味焉而不覺。非不覺也。實其間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是以古今之善解者多矣。求其真得而解者。則首錢謙益無幾人焉。釋氏千經萬論。爲空色。爲生滅。爲邪正。魔佛。皆以情之得解不得而判。若於情果能真知靜解。則爲大徹大悟。生死亦可矣。因是而知。情也者。超乎仁義禮智之外。亦超乎善惡好惡之咄咄。起仁義禮智。則法空矣。超善惡好惡。則相空矣。法我俱空之境。雖華嚴經十地菩薩。未易參悟也。紅杏露峰諸學侶。因者愛余以佛言情。余可之。每海濱隱居。心南意茲都枯。執燈獨坐。與諸賢晤。說情話哉。今花影搖涼。感朔夜。曉發於瀟瀟秋露下。纒纒而通之。自亦不覺潸然而笑。潸然而泣也。余冷師會長乞丐氏。於丐之車獨離群焉。余告侍母師於瀟瀟之師。吾師上思爲余語其所見之情乎。冷師曰。霜寒瀟瀟地。落月正寒。魚尾不能寐。徘徊於馬院荒涼之畔。馬院僻東郭。舍南舍北皆老木。秋來黃葉落滿階。臥臥深宵。祇有故故窗風。與唧唧寒虫相相織。血蕭然倚玉露圓干。作正人無盡之想。急欲開簾下有啜泣聲。若不勝悲咽者。余悚然屏息潛避之。始慘然。照一燭然白頭老丐。捧一宵飯。洩瀉數面。余異之。因拱丐而詢其苦。老丐巧其絢爛淚痕以覓余。久之。曰。余曾讀爾之書。似亦悽惻而多情。然然然。然猶勝能也。傳其枯實之手。歸重以乞爾爾相與對泣之宵飯與余。消。撲人如水。老丐蓬蓬白髮。亦露珠半濕矣。老丐烏邑以言曰。斯人曰苦。余之愛侶也。余之愛阿。今尚在人間否。抑非余之所知也。愛阿伶伶之。美傾時。余即其至師也。余阿之。余實授之。愛阿神余之。故愛阿頃時莫余餘也。余以恍惚失其得意。負琴去。歌而乞於途。阿愛余爲余。阿。獨獨流涕邀余返。余遂視愛阿於病榻。奄奄垂歿矣。爲食皇其其勞。躬於治。余解余橫橫愛阿枕畔。爲之扣舷動操以樂之。一鼓愛阿之屍。然。再鼓而愛阿之日昃然。曲未終。愛阿摧折不起矣。嗚嗚嗚。嗚嗚嗚。歌以相和。嗚然其病若失。諸將相顧大駭。自思狼狽而去。

永壽年之愛妻劉化吳官去下卷

句溪陷吳，本不豫效魏之東施事也。越劇者適使東施力斥梗之役，尋身暫子沼與
。昨之勳，不特推歸史案，并繪圖受遺范滂游之兩言。亦能示而榮發之矣。匠意
未可厚非。位橋設鋪序，范懿既被伍子胥派兵監視，深藏性命危險，行動不能自
由。則以吳王夫差之獸蹄外馳也。姑蘇蓋有陳可憐、華嚴入、狗屎施遠道賓客
紹介，排開遊左，歇跡難思。東地從后搖之，盡師愕異會。如東施遙道爲候，
一施耳語范處；西子媚君似保康，秋水欲穿也。遂約有期，以憑神恩認爲侯。
車臨朱戟關前，挽摩姑嘗，熱唇皆背，狀面施貌觀，扮相殊失。壯畫：東施救奴
，捧心形體，非狀寬施之醜態。查魏東施之不押得心數響已耳。帶隨花臉，神婚
失之。此足謂演者之失也。旅雁飛人，名清蘭齋術，詞而裝之，雙眼閉之，吐曰：
「神氣」云云。得其聲矣，言之不遑舉，轉爾驚斷久矣。度曲調機無絲毫，格格不吐，
以優勝劣敗之公例細之。本屬淘汰之列，毋庸曲諒。然幾聽能始終水保其令譽，
長享福不墮趙者，非作勢漫成有以致之手。作勢，專違衛話，謂之作工。范懿仍
白玉簪飾，錦衣夜行，見魏婦士，矧夜入禁禁（竹欄），須閃瞬遮過之耳目者乎？
衣飾嬌贅，於髮爲狂，玉絮抄寸許，散而及腕。裏古服，摹仿梅蘭華美美人裝束，
掩塵姑嘗，變爲連，林纖二寸餘，微雨及底。衣箱內，摹仿梅蘭華美人裝束，
疎以得之，千里胡索綯於扮相，其實偏西施，獨顯節儉說，想非偶然，其理誠
踴躍，當提腦汁不解矣。詔即尊份不可與通追哉。吳王夫差傍李海泉飾，王冠戲
非海泉所習，狀風流英主，更非海泉所蹈，夫妻英主也，其失闕也，蜀鳥江自刎
之項藉，亦猶提裙之惡泡田，疑其匪後主荒淫露之飾也，夫妻之殺伍子胥，疑
其逼漁，亦猶提裙之惡泡田，疑其匪後主荒淫露之飾也，夫妻之殺伍子胥，疑
不可。不得以其項藉之也。拿破侖兵敗失位，落荒荒島，抑鬱而死，英名漸在，
夫妻自裁竟來，亦是若耳，學伶役夫妻，小生沽奕奕黃資，富劇「姑蘇燕燕」，
猶不免劍刺短鬚，況粗率浮謬之李海泉乎？尚所謂虎狼大而已。（未完）

久之。聞秀霞醒伴罪。卽入覲之。而秀
霞果寤。問所害甚。言止膝不能忍。當此
時。秀霞衣復苦。且不及蔽其頸。湖水色
無染揮霍一際。跪其結。曾不殊歛拒其
縱容。時初笑矣。而秀霞乃不謹安自載。
遂以是厭其舅父。於是故昌心失之。緩
步床頭。引手爲按其腹。改法則疼已
慘。呻吟之。秀霞旋然真手。昌糾問而
微閉其目。笑言曰。汝溺急急以鄰婦師
因放其臂不變。釋放。秀霞實手爲之困
逐獲於故昌之私。秘方延起。秀霞突
縮手。汝昌固言曰。新婦剛在是矣。而
秀霞舉手捷之也。於是汝昌遂取秀霞與

處於此。殺礮方續書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其妻素素。則獨於女子師範。文昌之爲縣。遇海澱。而其人好學。甲廣東。學校之盛。觀梅台山加數。願量廣而質不良。獨於學識者。恒航大海走廣州辦業。愛鑒素珍皆富於家者。其族人亦多爲高官。故夫婿今遂不辭跋涉水之苦。宦學於是。且二三歲矣。其爲居。亦實有窗。以辟風多。因懸書方債於人。而藥夫婦方年少新婚。年少新婚者則必溺於慾。不自知持重。每半日別。相連懷室中。必撲抱相吻其。故昌與秀鑑樓居。各爲一室。而中蟻以趨。應不甚宏。故昌猶日夜吸鴉片烟於此。故陳設亦頗雅。臨前有窗。寫畫案其下。以便取日光。秀鑑每就窗下觀書寫字。推窗可下望天階。而殺鑒寢室助天階。室亦有窗。窗常不開。而其床乃平臥面窗。

十三日侵晨。既東栗矣。竊奪舟。遇吾父自鄉來。攜來藥品甚多。中有波羅蜜一枚。重三十餘斤。波羅蜜。吾人鄉。爲波羅蜜。此藥俗稱辟瘴有售。價銀甚昂。類多核小肉薄無味。吾鄉之波羅蜜。出產有限。龍鄉明江是多。尤以南江之揀頭村所產爲佳。亦猶之蒲蒲芋。桂林芋。沙田蜜也。予不啻此久矣。是日割食之。然以其濕熱。喉噴兩包而已。吾鄉昔有一笑話。謂曾有一江潮人。是日割食之。見此波羅蜜。不知何名。以爲荔枝。訝曰。荔枝有此碩大荔枝耶。至今尚稱爲笑話。吾鄉人故少外遊者。每聞波羅蜜爲本地佳產。不知此物。妄謂歸鄉鄉產最多。即高廉雷瓊亦不少。其意東家也。

是日下午三時。子女及甥送予登舟。電輪名志輝。離日。予鄉已先爲予穩定麻位。並標貼字條爲記。詎登舟時。此麻位已爲人佔據。予條亦被撕去。不肯與之交涉。一艦兵從旁招其示予甥曰。是該副官。予甥曰。該兵鳩佔。不肖是該副官。即李總司令。予亦不服此強佔也。其八怒斥予甥。予甥亦不示弱。與之相詬。

廣東近世四大俠軼事

廣公

於時福軍統領李福林。擁萬餘之衆。駐於河南。設司令部於漸瀨寺中。乃大修武備。設講武堂。聘武師以訓士卒。有吳廣者。廬墓至。自言其懷藝甚能也。李遂任爲全營總教練。授職後。而無一造就者。福林望失望。而廣未知之也。某日。福林忽下檄。令全營士卒。凡習技藝者。須於後三日。赴講武堂表演。以試驗成績。福林因是語。曰。君之儘心於技藝。願聽於後。今日。吾軍中有此武試之舉。屆時健者。必紛然雲集。此中派別。我則不知。足下幸援兄隨弟往觀。就中爲弟解說。以增見聞可乎。允允之。及期。乃隨樓往。既至。則廣頭攢額。鵠立兩旁。福林與諸官在高坐堂上。以驗士卒武技之成績。諸士卒次第表演後。福林則頻搖其首。曾無一人能如其意者。迨至吳廣獻技。亦花拳細腿而已。福林不禁勃然而怒。謂吳廣廢其公費。以僞技欺弄。因立鞭之。廣負羞。乃挺身出。詎君中知廣奇技者。不防出表演。以增見識。福林遂以目覩親。廣負羞。乃挺身出。先向福林與諸官佐。鞠躬致敬。然後緩步趨堂下演武場。解衣赤膊。其始也。運氣作勢。兩腋肌肉。顫作凹凸形。復舉手向空伸縮。則體內之骨節。若擺擺作響。福林等驚其所造。有如疾雷閃電。彼擬不可以目。一藝演畢。鞠躬退下。架式。緩步揮拳。兔起鶻落。有如疾雷閃電。彼擬不可以目。一藝演畢。鞠躬退下。福林驚歎嘆賞。乃向左上曰。此人居吾軍爲何職。衆因不識其人。皆告不敢對。福林遂曰。此人非爲吾軍將士也。乃林世榮之弟子名陳就。與廣爲摯友。適來此謀職。故得參加此會也。福林大喜。立委就爲衛士之職。就由是隸於福軍中。其後僑以就技已如此。則其師之藝。必更有良於就者。遂思羅致以爲己用。乃遣舟往楚居該謀焉。時某久業於商。不欲復爲此。故推之聘。梁皆辭謝却之也。

一武裝軍官出而排解。勸其所謂羅副官者。移鋪遷於他處。其人始伴倖去。副官即諸人。乃知此武裝軍官。聞知赴龍州就民團正指揮職之舉中正也。四時驗潮後。即明行。十四日夜間九時。抵坎鹽港。商貨起碇。復鼓輪前進。十五日正午十二時。離龍龍灘。水勢滿溢。少頃。即過嶺之右岸。有一巨石。約數百立方丈。突出灘中。石下一巨穴。平時客船經過。咸有戒心。蓋水落穴中。作吞吐之勢。浪花滾滾。高至數尺。舟行過此。往往爲所掀覆。或竟被吞入穴中。相傳有龜龍盤踞穴中。百年前爲害尤烈。後爲郭太守斬去其雄者。其雄今尚存。爲害亦稍殺。此亦番禺野語耳。此次河水新漲。穴口已無浸沒。雖不常有不時之險。勢而水勢衝激。司舵者仍異常注意也。石上一塔。勢若傾斜。于乙未年赴那應賓子試。曾命小舟來遊於此。上登歌塔。俯視一塔。縱目開闊。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迄今三十餘載。國遊者多踴躍。雲山欲奪。流水不歸。感慨繫之矣。

二時抵大平。搭客登岸大半。其餘乘輪者。僑海無敵人而已。二時半復開行。夜七時過鴨洲。水流太急。電輪逆流漸前。鴨洲不足。相差數尺。將愈而急。流而過。竟不能達。不得已用鐵索之。始穩安然渡過。九時抵鴨水。嶺山泉暴發。岸上懸瀑如水晶瀑。下及江面。江水被其衝激。波浪突起。輪船常側置不寧。俟禁烟局來檢查。九時半復解纜。駛行一夜。十六日昧爽。抵低欄村。迴憶十餘年前。予首途時。即由密頭至此附輪東下。擬在此登岸。順至密頭。探訪故舊。奈江漲湍甚。不得已直至龍州。八時許過港石灘。清風閑冷。予詞已在望矣。

露丹奇效 李煜堂頌
近有妙藥中外騰聲功效卓著嘗
食七八年經病可令十九年復乎
者又腸癰肺癰經閉頭痛諸症危
症慘痛服之無不神效屢見報章
頃據余之家入親友百試百驗素
患肺癆痔瘡腸胃等病開胃提神
返老還童多男多壽其藥為何即

張九靈乾坤丹

香港威靈頓街六二號二樓發行
即擺花街口東便第八間
乾坤同價 港沽元式 內有代里

射影防提
大環上
洪佳昌
馬三日止白堊丸五萬八請認正冊
路中外馳名機密一廣商標內外
格五月新良與孤散二卷全科藥局

道活李荷
洲冠
花柳
痔瘡
包日
止丸
醫治各症
防冒名 請認肥醫生
本藥局支店大小均有發售對面

★**不可不看**
羅定好堂大礮花
柳搜毒茶
(每碗壹員)
☆壹碗見效☆☆叁碗全愈
舖在上環荷里活道

香港輪船公司太古洋行

金山	佛山	龍山	泰山	瑞安	瑞安
星期日下午四點半返港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本星期六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星期一至五日晨八點上省

(以上所列係由九月十三日星期日起而宣)

每晨八時往澳下午二時回港

每日下午五時半自港往澳半夜三時由澳回港

本月二十日(星期日)特別船期晨九時自港往澳下午五時由澳返港

本月二十日(星期日)特別船期晨八時由澳來港下午二時自港往澳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六日

香港輪船公司太古洋行謹啓

陳錦泉內外科

上午九點至十二點

專治：花柳、淋症、濁帶、瘡症

驗診費免

專治各痛症

地址：德輔道中環街市便第五間

鄭桂洪牙科

經驗三十年

視牙逾十萬

地址：德輔道中環街市便第五間

安而多福否？

諸君欲

請注意下星期告白俟知詳細矣